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無恥奴 第十二回 說嫖經風俗感遷移 爭口角冤家逢狹路

且說江念祖到了玉香堂，就望著桂紅房內，走了進去。看官且住，京城裡頭的風氣，只逛相公，不嫖窯子。無論什麼王公大臣，上館子吃飯，叫的都是相公，玩耍的地方，也是相公堂子。還有一班愛走早路的，把相公就當作自家的妻妾一般。那琉璃廠西廠，以及什麼南順衛衙，這些寺主的土窯子，都是那一班挑煤的腳子，趕車的車夫，在那邊玩耍，沒有一個上流社會的人，肯到窯子裡去鬧玩意兒。只有南順衛衙的堂子，還略略覺得好些，也有幾個體面些兒的人物，在那邊走動。但也是絕無僅有的事兒。若要在賓客宴會之地，大庭廣眾之中，叫了個班子裡的姑娘，憑你再好些兒的面貌，再高些兒的身分，也沒有人去理他。還要說這個人脾氣下作，放著好好的相公不叫，卻去叫那窯子裡的下流。甚至有一班性格古怪的人，曉得這個人是愛逛窯子的，從此竟不肯與他同席，好像怕他身上有什麼窯子的氣味兒，沾在他的身上一樣。這個習氣，京城裡頭，沒有一個不是這樣的。貴優賤娼，竟成了個近時的風俗。諸公且住，既然京城裡頭，有這個風氣，為什麼在下的書上，又要說江念祖去逛窯子呢？諸公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這些風氣，起於乾嘉之前盛於乾嘉之後，到得近十年來，有些南中名妓，到京城裡去做這個生意，卻一個個都是豔幟高標，香名遠噪。

列公試想，那京城裡頭的窯子，都是些本地婦人，挺著個胸脯子，紮著個褲腿兒，雲髻高盤，有如燕尾，金蓮低蹴，全似驢蹄。更兼一身的狐騷臭兒，一嘴的蔥蒜氣味，那裡有什麼溫柔情致，旖旎丰神？真是那裴談家裡的鳩盤茶，夜叉國中的羅刹鬼。這樣的一個樣兒，那有什麼上流社會的人敢去請教？如今忽然來了個吳中名妓，談吐既工，應酬又好，那一種的穠豔丰姿，妖嬈態度。——羅衫薄薄，蓮步輕輕，鬢風低垂，髻雲高聳。夜深私語，暗傳雀舌之香；曉起凝妝，自惜傾城之貌。這班人生長在北邊，眼中何曾見過這般的人物？心上何曾受過這樣的溫存？自然就把這個人，當作個合浦明珠、藍田暖玉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大家都曉得她的名氣，慢慢的車馬盈門起來。

久而久之，便也漸漸的把這個貴優賤娼的風俗，暗中移轉過來。

這都是庚子之前，聯軍還沒有人京的時候，已經是這個樣兒。

後來聯軍據了京城，差不多有一年光景，仍舊讓還中國，皇太后皇上也在西安起駕回鑾。就是這麼的一來，京城裡頭，大變了當時的風氣。把那貴優賤娼的條例，竟翻了一個過兒。從前的王侯大臣，是專逛相公，不嫖窯子。如今卻是專嫖窯子，不逛相公。這也是風俗遷移，人心變換的證據。即如上海地方的戲子，本來沒有相公的名目，見了人也沒有請安陪酒的那些事兒。還有一班有名氣的紅倌人，專妍戲子，妍著了一個戲子，還得意揚揚的告訴別人。好像除了他，別人還做不到的一般。

這樣的事情，若在京城裡頭，有那個倌人，妍了戲子，就要哄然一聲，鬧得通國皆知。那個倌人，也引為奇恥大辱，斷不肯承認這個名聲。這又是上海北京風氣異同之處。再到了湖南一帶地方，就更可笑了。戲子見了倌人，都要規規矩矩的，垂手請安，還要叫姑媽。這個道理，連在下做書的，也自不知。不過把在下曉得的事情，說給看官們聽聽罷了。

且說江念祖走進桂紅房內，見桂紅脂粉不施，穿著一身家常衣服，愁眉不展的，坐在外房。那桂紅的房間，原是裡外兩間套房，桂紅的臥室，卻做在裡面一間。江念祖見桂紅獨自一個，呆呆的坐在外間榻上，眼眶中還隱隱的餘淚未乾，裡房卻下著門簾，簾篷中氤氳氳的，透出香氣。卻又夾著些別的味兒，一陣陣的透進鼻觀。桂紅見了江念祖進來，也不立起。江念祖覺得神情有些詫異，便走近一步，問道：「裡房下著門簾，可是有什麼客人在裡頭麼？為什麼要燒這許多的香？」桂紅聽了，也不回答，只把手向他連搖幾搖，又指指椅子，叫他坐下。

江念祖見他並不開口，有些疑心，且不下坐，先走到裡房門口，在門簾縫內，張了一張。見裡面空空洞洞的，並沒有人。滿房內都是凝結的香煙，團結不散，江念祖見了，更加詫異。想著裡頭既沒有客人，就進去看看，也不妨事。想罷，便一手掀著門簾，把頭往內一探，正要進去，那知一隻腳剛剛跨進門內，後面的桂紅，見他要走進去，甚是著急，連忙搶到江念祖的背後，用力把他往外一拉，說聲「不要進去，這裡頭醜醜得很。」

江念祖一個不提防，吃了一驚，又被桂紅用力一拖，一個要往裡走，一個要向外拉，用得力猛，江念祖踉踉蹌蹌的，連退了幾步，竟是一個倒栽蔥，跌下地去。把江念祖的頭上，跌起一個疙瘩來。江穎甫爬了起來，摸一摸頭，見跌了一個疙瘩，又覺得甚是疼痛，便老羞變怒起來，翻轉面皮，要和桂紅不依，說她為什麼把他拖了一交跟斗？桂紅和他分辨道：「不是我不叫你進去，為著裡房的氣味兒，難聞得很，所以拉你不要進去。」

不想你自家立腳不穩，跌了一交，卻怪不得我。」江穎甫聽了，愈加大怒，又高聲追問她：「裡房好好的，有什麼醜醜味兒？」

都是你的謊話罷了。難道你的臥房，我就不配進去麼？」桂紅聽了，提起她的心事來，含著一包眼淚，正要分說，卻喉嚨口像有什麼東西梗住了一般，咽住了說不出來。江穎甫只是橫跳一丈，豎跳八尺的，在那裡亂嚷。這一鬧，把那些別房間裡姑娘們，和著娘姨老鴿，一齊鬧了出來。不曉得他們鬧的，是什麼事情。擁進房去，七張八嘴的勸解。正在這個時候，忽然一個狼腰猿臂的少年，在門外一躍而進。大家吃了一驚，定睛看時，只見這少年生得白面朱唇，神情軒爽。在人叢中擠了進來，直搶到江念祖身畔，登時倒豎雙眉，目皆欲裂，大聲喝道：「我把你這千刁萬惡的奸奴！你又到了此地來麼？你這樣的人，喪心誤國，全沒有一點心肝，是我們國民的公敵。不要走，且來試試我的老拳。我就打死了你，償你的命，總算除了一個世界上的賊奴，我也是情願的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如蒼鷹搏兔，猛虎攢羊的，直撲過來，咬牙切齒的，正要動手。江念祖聽了他的說話，已經大吃一驚，乃至抬起頭來一看，原來就是數年前往常州門口，把他打倒的那個呂仰正。鬚眉皆豎，怒氣直衝，磨拳擦掌的，大有得而甘心的勢頭。江念祖一見是他，因以前吃過他的苦頭，更覺吃驚，曉得自己打他不過。從來光棍不吃眼前虧，被他們打了一頓，也是白打，卻到那裡去叫冤？急忙忙的退後幾步，在人叢裡鑽到門內，拔開兩足，如飛的向外直奔。呂仰正見他走了，連忙也在人叢裡追出來。江念祖已經先走了幾步，逃出門去。呂仰正明知趕不上，只得回來。

看官你道天下的事情，那有這般巧法？恰恰的呂仰正又和江念祖遇著，真是狹路相逢了。原來呂仰正本來是個內閣中書，一向在京供職。但呂仰正卻是個風流名士，詩酒才人，公事之暇，最喜歡晶綠題紅，評花驚柳，和玉香堂的一個倌人，叫做月香的，甚是要好。這月香就是桂紅的妹子，呂仰正最賞識她兩人，說她們還沒有輕賤的習氣。今天呂仰正正在月香房內，忽聽得隔壁房內鬧將起來，那客人的口音，卻是個常州人。呂仰正以為是個同鄉，想要進去勸他，所以也到門口張望。不想一看那客人的面貌，有些像那江念祖的樣兒，不覺怒從心起。

搶進房來，仔細一看，不是他還有誰？此時呂仰正義憤填胸，恨不得一拳就打殺了他，好為國家除害，一個虎勢，就把江念祖嚇得跑了。

呂仰正追他不上，一直回到桂紅房中，哈哈大笑。便追問桂紅，為了什麼事情，無緣無故的鬧起來？桂紅含著眼淚，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。呂仰正聽了，也覺得有些奇怪道：「你臥房好好的，為什麼不叫他進去？這是個什麼緣故？」說著，便自己立起身來，闖了進去。桂紅姊妹拉他不及，只得一同進來道：「並不是不放你們進去，實在有一般氣味兒，薰得人十分難受。」

不信你聞聞看！」說話之間，呂仰正果然覺著，雖然薰了許多的香，但香氣裡頭，另外夾著一種極腥臊的味兒。呂仰正從來沒有聞過這種氣息，登時就噁心起來，觸鼻欲嘔，連忙退出外間，還連打了幾個噴嚏。桂紅姊妹，也用手帕子握著口鼻，跟了出來。月香攢眉促額的向呂仰正道：「叫你不要進去，你一定要進去。聞些醜醜醜的味兒，可有什麼好處呢！」呂仰正走定了一定神，覺得這種味兒來得詫異，便問桂紅道：「好好的房內，怎麼會生出這樣的味兒？這裡頭一定有什麼緣故。」桂紅聽了，登時眼淚汪

汪，一聲不響。月香面上也現出淒楚的樣兒。呂仰正見了，愈加疑惑，再三的逼著月香，要他細說。月香被逼不過，正要開口，桂紅坐在旁邊，把月香的衣服一扯，似乎叫她不要說的意思。月香道：「你也不要遮瞞，好在呂老爺是個好人，聽了只有可憐你的心腸，料想再不笑你的。」桂紅也不言語，只把手帕子握著臉，暗鳴欲泣。呂仰正又追著月香，叫她快說。月香未曾開口，先自長歎一聲，忍不住也流下淚來。桂紅更是淚流不止。月香方才說道：「呂老爺，你聽我一句說話，天下的女人，總不要做個信人。若做了別處的信人，也還罷了，做到了京城裡頭的姑娘們，更有一件說不出來的苦處。呂老爺，你不曉得我們落在窯子裡頭，已經是再苦沒有的了。再要做了京城裡頭的信人，卻還有一件天字第一號的苦楚。」

說又說不出來，跳又跳不出去，真真的不知前世造了什麼孽障，今世方落在窯子裡頭。」月香說到此處，那說話的聲音，就低了好些，點點滴滴的落了許多眼淚。看那桂紅時，已是嗚咽欲絕。卻極力忍住，不敢哭出聲來。呂仰正見了這般模樣，摸不著一些頭腦，卻也很替他們傷心，連連的催著月香道：「你快些把話說完了罷，我真急得受不了。」月香方才忍著眼淚，一一的敘說出來。正是：三月章台之柳，惆悵隨波；東風薄命之花，傷心墮園。說到此處，在下也要學些俗套，暫時作個收場，且等後集出場，再看交代。